

少年男女 备忘录



● 少男少女备忘录 ●

- 第四世界的少女..... (1)
多梦的年纪
再塑一个我
- 她，丧失了吸引力..... (10)
恐怖的怪圈
断指之谜
- 越刮越凶的作弊风..... (17)
少女大腿上的密码
考场“作弊研讨会”
- 玩物丧志少年时..... (23)
折纸仙子
翻老K的媒子
- 学生大逃亡..... (28)
小老板与三个女帮工
只认得“男”“女”二字的小保姆
- 自我挣扎的少女..... (34)
一个十七岁的公关小姐
三个出家的女中学生
- 考场兵马俑..... (40)
瘦虾跳龙门
- 超前婚姻的悲剧..... (49)
十四岁的新娘
十五岁的孕妇
十六岁的母亲
- 师生恋情大曝光..... (56)

• 目 录 •

一个无名少女的吻 一夜春风七年大牢	
虔诚的女教徒.....	(65)
没有根的圣诞节 真有上帝吗?	
少年烟民的图腾	(72)
老枪协会 中学生的广告战	
霹雳狂舞.....	(77)
三舞侠大震歌舞厅 是对阴盛阳衰的反动	
为千百惠干杯.....	(81)
流行歌曲的热点效应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隐秘世界的彩色标签.....	(84)
构一道同龄人的回音壁 他向里根总统发了圣诞卡	
获取幸运的秘方.....	(88)
钱的暗流.....	(92)
夏日的苦果.....	(99)
舞厅的自由舞伴 咖啡屋的女招待	
铁窗里的忏悔.....	(105)
两个“小拉兹” “美丽的少女集团”	

第四世界的少女

每年夏季，随着江南黄梅天气的肆虐，校长们最怕听到的咒语是“门庭若市”或“门可罗雀”。

前者意味着使堂堂的一校之长踌躇得意之余，不得不“狡兔三窟”，东躲西藏，闹得有个家难回；与后者结缘的校长，日子就更难过了，脸上终日乌云密布，除了乖乖接受人家挑剩下的，还得避开同行的“关注”，可谓“愧对江东父老，无颜见子弟。”

于是，每年考生填报志愿的多寡，就成了一所学校在社会上质量、信誉高低的民意测验。“你们学校不是给我们孩子打分数嘛，我们也给你们打！”家长们一致这样说。

据报载，1987年6月，南京市溧水县有7200余名初中毕业生参加升学考试，竟有4200多名考生报考了县职中，而且还是所“三自不一包”（自愿、自费、自谋出路、不包分配）的学校。

轰动，震撼。溧水县教育史上破天荒的一页。

同时，南京市的职业中学也突然成了“热门”报名人数之多，在招生史上是罕见的，简直无法承受。

据我们所知，刚刚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职业中学成了初中毕业生争相报考的学校。于是，招生期间一张看不见、摸不着、来无影、去无踪的关系网密密地罩住了职中——

校长室的电话铃声犹如消防车的轰鸣。

各路捎来的求情条子雪片般飞来。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左左右右。有单刀直入，请主管领导说情的；有转弯抹角，迂回进攻，找联办单位施加压力的；也有干脆整日整夜施展“人盯人”战术，死拼活拼，眼泪加下跪的……

目标只有一个：让我或我的孩子，我的亲戚进职中念书，掌握一门谋生技术。

写到这儿，我们便想起“第四世界”这个名称——

是约定俗成，更是一种偏见。人们戴着陈旧的变色镜，把重点中学褒称为“第一世界”，“质量”次之的认作“第二世界”，常年被“剃光头”的普通中学一概贬之为“第三世界”。

刚刚蓬勃兴起的职业中学呢，我们也只好暂时套用传统划法，将其称为“第四世界”。

然而，重要的是只要你步入这个世界，便会发现这儿原是一片迷人的星空。

上篇：减去十岁，二十而立

A 八月。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

常灵饭店门口，车来车往，人进人出。

老板，是个体户，30多岁的年纪，举手投足，无不透出精明、老练。一天，热心的朋友给他荐来位掌红锅的“大师傅”，一位披肩发的少女。碍着朋友面子，他只好说：“好吧，先试三天。”

“试三天？”少女象被欺侮了似的，随即从精致的小挎包里掏出红色派

司，毫不示弱地递给老板。

“我是营养学校烹饪专业的学生，不是佣工，请我干，就订一个月的合同。”

“合同”，老板听见披肩长发吐出他最熟悉的“合同”二字，不由得瞪大双眼，把她重新认真真打量了一番，然后郑重地点点头。

甲方、乙方，各自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等法律内涵的“合同”，对普通中学的少男少女来说，也许很陌生；但对职业中学的学生来说，“合同”就意味着彼此的承认和法律的保障。

择料、配菜、火候、调料……

煎、炒、溜、炸……

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佳肴起锅了。老板和顾客翘起了大拇指。

她，周信芳。年龄十九。暑假在常灵饭店实践了一个月，初显身手，赢得一片赞誉。

开学不久，常灵饭店的老板竟风风火火地来找她：“我付给你们学校三千元，请你来掌锅，月薪三百元。”

“谢谢，我要学完专业课。”小周的婉言回绝充满了自信。

世界上，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女儿有出息，周母就企盼女儿能够上大学深造。现在，周信芳正以事实驱散着母亲心底的阴霾。

无疑，这又是一个合同，是份写在母女心中的合同。

每天，母亲上菜场为女儿买上十斤大萝卜，有时还专门挑选那些不愿要的歪、裂、斜、拐的劣质萝卜。

女儿呢，从学校回到家，就系上围裙，淘洗萝卜，尔后伫立在砧板旁，把

一只只萝卜先切成长方形，再一刀刀切成薄片，细丝……

她要练就一手娴熟的刀功。

每天，她“闻鸡起舞”，操练掌红锅所必需的腕臂之力。她曾获得市中学生运动会女子青年组掷铁饼的铜牌，有着令人羡慕的臂力腕劲。她却说：“练无止境。掌不动锅，菜就炒不好。”

我们问她毕业后的打算。小周凝眉一动，爽朗地笑着说：“我不指望学校分配。我已找到了开业的门面房，也有实力雄厚的‘赞助单位’，毕业证书将跟开业执照一道领。”

“店名叫什么？”她的同学也围过来惊喜地问，停止了手中揉的小面团。

“‘快乐餐馆’，快——，端饭上菜快；乐——，价廉菜美顾客乐。”

同学们露出了敬佩的目光。一个男生将练习用的小面团包在大拇指上，朝周信芳示意：OK。

周信芳神采飞扬，当即宣布她的第二步计划——“哪位对分配不满意，我招聘，待遇从优！”

“古人云：三十而立，我要减去十岁，二十而立。”周信芳从凳上站了起来，挥动起有力自信的手臂。

二十而立！二十而立！！一股青春激情的大潮。

B 伊倩，南京市52中宾馆服务专业高三学生，年方十八，聪慧娴雅。她温柔而诚挚地对我们笑了笑，娓娓地描述起来：

我们仿佛和她一起来到了一家独具风采的小餐厅——

厅内四壁，挂着中国名画，柔和的灯光也有那么点艺术氛围；

小巧玲珑的转角服务台，现代风格的金属餐桌座椅，置身其中便感到舒适放松；

淡妆的招待员款款而至，带给你的 是敬重上帝般的微笑；

你若与多年不见的故友重逢，举杯畅叙离情别意，餐厅可为你摄影服务，并让你当场取走相片；

你若是举办婚礼、寿筵，餐厅免费馈赠鲜花，席间代为录音录像，使那难忘的时刻永远伴着你；

厅后左侧，端坐着精通医术的老中医，为你搭脉看舌苔，向你推荐最佳营养保健膳食；

倘若你豪兴大发，饮酒过度，招待员会提醒你，“请君保重身体，适可而止”；

想电话订菜吗？门前早有一部“雅玛哈”，定会吧热腾腾的菜准时送到贵府；

……

多功能、全方位、开放式、系统化——这一条龙的服务使顾客吃得开心，走得满意，来得更勤。

她为我们描绘的是座现代化服务型餐厅。

借问酒家何处有，伊俏遥指大行宫。

地点：闹市区大行宫。

厨师：某单位的三级厨师，也是位不甘炒大锅菜的年轻人，他和伊倩三击掌，定下了“条约”。

医生：某医院高年资的退休主任医师。

资金：家长、亲朋好友的“贷款”。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毕业证书与营业执照。

伊倩不是自觉报考职中的，她曾梦想进大学学府做学问，是分数把她带进这“第四世界”。近三年来，她苦思，她惶惑，最后她审视这世界，觉得这儿太迷人了，她找到了社会坐标系中的位置。

无独有偶。她跟周信芳信奉的人生格言一样：减去十岁，二十而立。

“万一，你的餐厅竞争不过别人，破产关门……”我们狠着心肠一个劲地划破少女的梦。

“不是说了，我将靠学校教给我的，本领，靠餐厅的多功能取胜。一定能参与竞争。”伊倩坚定地说。

她曾跑过近百家个体和集体的饭馆、餐厅，观摩比较，手中似乎已操胜券。

临别，她脸上又露出庄重、严峻的神情，“就算失败，我也不灰心，不认输！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你们看过吗？

我们怔住了。我们服她了。

好一个不认输！有了“斗争了，失败也是英雄”的信念，就敢于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成为现代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

中篇：多梦的年纪

“丝丝”转动的磁带，录下了“第四世界”少女们的梦。

A 黄屹峰，18岁，南京市商业职业学校营业员班高三学生。她身材窈窕，面庞娟秀，眼神闪烁着纯真明朗。

我爱做梦，又很犟。同学们羡慕我能力强，说我这个学生会宣传部长干得还可以，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我从小远离

父母，靠着外婆的温暖长大。

七岁那年，我从新疆只身来到南京外婆家。生活中好多事得靠自己拿主意。忧愁、烦恼忒多，有时实在憋不住了，就躲在被窝哭一场，从不让慈祥的外婆看见，怕她老人家伤心。

你可能想不出来，我初中是在三中念的，还是校女排的“二传手”呢。那时，我真想打一辈子排球。孙晋芳、郎平，我崇拜得“一塌”。本来我以为凭我这“二传”，考高中时会加分，谁知是一场梦，梦醒了，就来读职校。不久我又作起美丽的梦来。

你别笑，我也知道有些营业员素质不高，让人见了心烦。不是一张僵脸，就是一张使人汗毛竖立的笑脸；语言生硬，态度烦躁，我最见不惯这号的。我很快就是太平商场的营业员了。我梦中想到的是——自己往柜台一站，笑容自然地流露在脸上。自己介绍商品的语言，得让顾客爱听、想听、想买；外国人来了，直接对话，不能让他们一耸肩膀，摇摇头，遗憾地空手而归；我的柜台一定要布置得令行家刮目，顾客驻足。一句话，我要当个好“二传手”——把厂家的商品通过三尺柜台传到顾客手中。

为了这个梦，我常常上街，到商店转悠，看营业员如何做生意，顾客如何选购物品。不怕你笑，我常常在柜台前呆呆发怔，东张西望，有一回竟被商场的“老便”当做小偷瞄上了，幸亏我身上装有学生证，才免了一场洋相。

我现在除学专业课外，还自学美术、外语、公共关系学，我觉得一个人什么都得学一点。尤其是营业员，自身修养不高，气质不雅，不仅生意做不

好，还让人背后指指戳戳。

哦，先别祝贺，等哪天你到我柜台前亲眼看到，我做的与今天讲的大致不差时，你再表扬。不过，丑话说在前，堂堂皇皇地做生意，尽管你们采访过我，我也不开后门。格格……（她笑得绝对纯，没有一丝做作。）

B 孙海芳，今年18岁。52中宾馆服务专业高三学生。清秀秀的脸，梦幻般的眼神，文文静静，彬彬有礼。

我本来是想当幼儿教师的，整天生活在娃娃天地里该有多开心。现在不可能了。唉，谁能说得清分数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

你算算，从瑞金路那边到这有多远！上学放学，我每天要蹬两小时自行车。现在，南京自行车象长江洪水泛滥，你不撞人，人撞你，遇上小疵漏气得你要哭。

轻松？只能说心头负担轻些。我有个同学在普通高中读书，这一阵子忙复习，每晚拼到两点，瘦得脱形。我们干嘛要上大学这棵树上活活把自己吊死，不值得！现在只要有真本事就管用。

你问我毕业后的打算？当然有的，对我们来说，生活的纤绳要比同龄人早点背到肩上。不瞒你说，我想得还挺远。宾馆服务跟旅游事业不可分割，我除了学好端盘子，摆餐具，叠被子，还钻研旅游心理学，也读一些经济、建筑、地理方面的书。我去过几次八卦洲，就是那座长江中的小岛。正儿八经地想了好长时间，八卦洲是个很好的旅游地，可惜未开发。你想，南京港已开发，外国人会愈来愈多，八卦洲离南京

港又近，搞一个民族特色的“度假村”造点东方风味的亭台楼阁，搞点龙舟花船，中外游客在长江中绕洲一圈，小住几天，美死了，那投资的钱要不了几年就能赚回来。

哦，你别夸奖，我脸都发烫了。这仅是我的梦想。说实话，我是想通过开发八卦洲，进而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现代人要有推销观点，我打算再周密调查论证一下可行性，给有关部门递一封开发八卦洲的计划。或许，我会直接闯进市长办公室的。我相信这个梦会变成现实的。

C 邓燕涛，17岁，商业职业学校营业员班学生，长得白白胖胖，面颊上有两个深深的笑涡，显得很恬静。

她的手从小就特别灵巧。在幼儿园她喜欢用几根竹针、一团线乱编乱织。眼下，她在琢磨服装裁剪，夏天已为同学们裁了好几条裙子，挺合身的，有型有款。她白天上营业员专业的课，晚上自费去读夜校裁剪班。

她申明：不是不爱营业员工作，而是等有一天不想干了，就改行，干从小就喜爱的服装制作。她掠了掠眉间的秀发，朗朗陈述自己的观点：

“有本书上说：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观察两个比较笨的女孩子，教她们刺绣，结果，她们中学还未毕业，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刺绣能手，没上大学，却被保送到刺绣研究所去了。这故事好象就是为我写的，我相信这事百分之二百是真的。我不上大学，以后就不能成为服装设计师吗？”

邓燕涛的话触发了我们的记忆——

“如果人类不幸的目光只限于考虑当前，那么人就会不再去播种，不再去建筑，不再去种植，人会什么也不准备了，从而在这尘世的享受中，人就会缺少一切。”

这是伟大的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

下篇：再塑一个我

A 《南京日报》有篇文章介绍了她。于是她被推到众多视线的交叉点上，有那么点不平衡了。但她没有眩晕，只是开始小心留意起自己的形象，检点自己的言行，不再无拘无束。

她剪去报上描写她的那种“羽西发型”，梳理成“杜宪式”，又添了清爽、飘逸的风采。

她，张田野，市女子中专宾馆服务专业高三班学生，一位身材高挑，温婉秀丽的少女。

暑假中，她到中山大厦实习，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敏感的记者将她“推销”了出去，周围一些人莫名其妙的疏远，使得她陡然成熟了。

每天晚饭后，她都要练习一番：在桌子的四周，摆上酒杯，依次倒酒（水），不多不少，不溢不缺。斟啤酒时要放低瓶口，别让泡沫漫出；白酒杯小，斟时要轻稳……一走神，盘翻杯碎，惊醒家人，一齐打扫战场，搅了全家美梦。

好在亲人都为她摇旗助威。布置餐桌时，妈妈看秒表计算时间，爸爸严格评审，妹妹挑刺。一次练叠被子，硬是重复了12次，爸爸才点头通过。

清晨，张田野悄悄按动录音机键钮，潜心练习英语对话。杜松子酒、肯

德鸡、色拉，这些洋人专用“食语”说得滚瓜烂熟。“我要塑造中国服务员的美好形象”是她的口头禅，报纸已替她宣传出去，将来名不副实，那多丢人。

这么苦练，证明她确实酷爱自己的专业。

不过，她也直言不讳地吐露了忧虑：“三十岁后，就不再干服务员了。”年轻，也是服务员的必备条件。

三十岁，本该是出成果的年华，自己却得“退居二线”，好不懊悔。

消极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不，张田野说：“一个人，应当有干多种职业的准备和本领，否则，生活不仅乏味，还会埋没自己。”

“我不赞成什么巩固专业思想，我欣赏爱一行干一行，或干一行爱一行。”

她在一张四开小报上指了指一篇小说《星辰的周末》，“老师，您多指导，这是我写的。”

“你想当作家？”

“我觉得自己感受力不错，也容易动情，小学时作文就获过奖。以后当服务员会和各色人打交道，素材挺丰富的，所以，我想从现在就注意搜集，也练练笔。”

“写作是你的第二职业？”

她嫣然一笑，调皮地眨了眨眼睛，什么也不回答。

其实，不用回答。那改革的大潮已昭示了商品经济的“魔拒效应”，农民骤然变成经理，村姑当上了公关小姐……

那么，象张田野这样的宾馆服务员，为什么不能变成作家呢？

B 黄洋。优美的乐曲声中，时装表演队的少男少女正在排练。闲暇之余，队长黄洋对我们说：我读的初中不是重点，人应当量体裁衣，所以，我读职中理直气壮，等以后有机会再弄个电大、业大读读也不赖。

往常在街上，见有人穿新款式，心里总痒痒的。现在，我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制作时装。

学校时装表演队是我提议成立的。实话实说，苦得要命，特别烦人。开初大家连“一字步”都不会迈，身体摆动又不平衡，有的象阅兵正步走，有的象鸭子一步一扭，别提多好笑。为了能上舞台走几趟，我常常锁上门，对着大衣柜的镜子，拿着时装表演队的照片，模仿对照，最后干脆一个劲地走，寻找感觉。电影《黑蜻蜓》、《巴黎国际时装大赛》我看了不下10遍，电视里只要有时装表演节目，我每场不拉。著名的服装设计师法国、日本、美国都有，中国也会有的，我或许就是呢，你们别笑，我绝不放弃这追求。大言不惭是吧？格格格格……

对的，想干就得干出点名堂，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共性。我们大家除了课堂上学的专业、文化课外，还钻研人体解剖学、色彩学，等等。一个好的服装设计师，仅会裁、缝远远不够格，要不，怎么领导推动服装新潮流？

自然，我们懂得还很少。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商量了，如分配不满意，就合伙开一开服装店，自己设计式样，从雨花台打入市区，占领夫子庙金陵路服装摊，领导南京服装新潮流。

无独有偶。学通社小记者郭萍萍给我们寄来一篇文章。她报道了这类人

物。

文章说：“她叫小林，芳龄16，是该队最年轻的成员，她是某职业高中中学美术的，她说：‘时装表演是人体美、服饰美、姿态美的有机结合，是综合的艺术美。它的诞生受到青年、特别是我们中学生的热烈欢迎。我学习时装表演就是为了追求美，在美中寻找自我。’”

“一支典雅、舒缓的乐曲在排练厅飘荡，小林率先走过来，目光中闪着自信，粉蓝色短裙把她的身姿衬托得婀娜婷婷，脚尖一摆，脚跟一转，“味道”十足！云云步其后，穿着曳地黄底黑花长裙，她不断地在走台中造型，犹如一座活动的雕塑，身上的花随着起、行、转、停而抖动，抑扬顿挫，浑身是韵，处处有情。我不禁惊叹了：她简直就是——一首光的乐曲——内涵丰富而又纯美的少女旋律。”

C 护士，人们尊为白衣天使。如今，很难概括出什么理由，天使已贬值为女佣，仙女变成了丫环，再不被人所羡慕，也不为少女所向往了。

然而，××职业中学护士班的仇海燕，她认为这样对待护士职业是一种道德的沦丧，至少可说是有害的偏见。

她说——

我是重点中学初中班的尖子学生，按理只要不松懈，考大学是没问题的。爸爸又是无线电厂的副总工程师，梦寐以求的是女儿能继承他的事业。可我偏偏爱上这不为人注目的护士职业，偷偷的报考了职业中学，气得老父一个且不

理睬我，掌上明珠变成蜡烛油了。继母还算不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施什么压力，反正不是亲生女儿，平日母爱很少给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父亲开天辟地第一次掴了我一记耳光。我捂着面颊钻进小房间，抹了抹眼泪，在日记本上用红笔狠狠地写下一句格言：“走自己的路！”

记得小学毕业那年，我开阑尾住进第一医院，正巧爸爸出差在外，继母来望一下就走，我躺在白色的病床上，看见四周一片白色，觉得自己好孤独、好痛苦！要不是遇上护士赵阿姨，给我送饭、送药、扶我上厕所、帮我掖被子、闲暇时给我说故事、教我唱歌，也许，我会去自杀。不知什么原因，母亲早逝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想去死，去寻找母亲，只是舍不得丢掉父亲。

赵阿姨给了我欢乐，帮我驱散了孤单与痛苦，让我重温了母爱，我不仅没死，而且，真的不想出院了。冷冷的白色对我显得温暖无比，从此，我立下当护士的心愿。

我知道自己性格内向、脾气倔，又不喜舞擅歌，可能不是当护士的料儿。不过，自从上了护士学校后，我便决心再塑一个我。

现在，我已习惯与陌生人交谈，还学会作简单的曲子，写点表现心思的歌词，还经常参加舞会。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当一个好护士。

不瞒您说，我课余还跟一位盲哑阿姨学习按摩技术。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认为这是护士应当掌握的技能。只要能给别人减轻病痛，我就要去做。同学们都说我现在说话都变得温柔了，走路的步子也轻盈起来。这话不假，为

这两项基本功，我吃了不少练习的苦头，总算成功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我改变自己既为别人也为自己，我不希望人们再把护士当凶神，当女佣。我要为护士重新恢复行若春风，言似仙女的美好形象，让天使飞进白色的病房。

您别以为我又来“假、大、空”了，不信你去问问老师和同学们，我是不是在重塑一个我上大有进步？

D 这是职业中学新开的专业班——美容班。对它，社会上毁誉参半，学校内褒贬不一。长得近似丑陋的曹玲，却毅然冲破父母的阻力，第一个报了名，并以高分录取了。

见到曹玲，我真不敢相信她要当美容师。瞧她个儿顶矮，皮肤又黑，扁平的脸上大嘴、小鼻头，细长的双目又是单眼皮，形象确实不美。

记者同志，您瞧我这副不妙的尊容，竟然要当美容师，心里准定想：反差这么大，是不是开国际玩笑……格格格（笑）……

老实说，我学美容就是因为自己不漂亮。您别解释，我毫无责怪您的意思。记得有本书上这样说：“其实，满意不满意，能否悦纳自己，是自我分析的结果，是心智的产物，因为，人无完人，每个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憾。有的女子为单眼皮烦恼，有的男子为塌鼻梁犯愁，确实，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举出一大堆不能悦纳自己的理由。

“人都有爱美之心，不美当然痛苦，丑陋

更是苦恼。痛苦也好，苦恼也罢，只有先承认现实，然后再设法改变现实，这才是唯一奏效的。世界上漂亮的外貌毕竟是少数，对多数人来说给他添几分姿色，帮他悦纳，自己总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是吧？

所以，我，从读职中第一天起，就准备把老师教的美容技艺，在自己身上先试验一下。比如，我得先给自己作个双眼皮，把鼻头加大、隆起。技艺学成，毕业后就开一个“曹玲美容室”，用劳动养活自己，用劳动为少女少男们解忧除愁。我们开店宗旨就是变丑为

美，让生活多一些美。

等“曹玲美容室”开业，我给您发请柬，让您当第一个顾客，我先把您面颊上的黑痣除掉，让您也美起来，这样您为我宣传时就更带劲了。

不是玩笑，是真的……谢谢您的鼓励。

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称商品经济是只“看不见的手”。现在，这只巨手为中国少年开拓了前程。

祝福你们，“第四世界”的少女们！

她， 丧失了 吸引力

校园本该是人间最美好的地方。

许多年来，校园被人们赞颂为母亲、摇篮，喻作神圣的殿堂、知识海洋的港湾。

千千万万青少年对她倾注千斛深情，万般眷恋。

然而，她突然变得令人生厌，丧失了往日的吸引力。令人担忧！

恐怖的怪圈

乍看去，这是一幅美丽诱人的图景，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背着书包，跨进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的校园，徜徉在知识的宫殿，攀登科学的高峰，贪婪地吮吸着人类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和文化遗产。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少男少女们终于一个个成为饱学之士，长大成才，踏入了广阔的人类社会，又为人类的发展而辛勤地工作着、奋斗着……

然而，想象的蓝图毕竟不等于具体的现实，你不妨睁大双眼看一看，认认真真想一，敢说你会发现上学的青少年和不上学的老师父母，多数都莫名其妙地堕入了一个怪圈之中——读书——升学（初中）——读书——升学（高中）——读书——升学（大学），而且还难越怪圈引力半步之遥。中小学生们似乎都被一根威力无比的魔棒紧紧攫住。那就是6年（且不算小学阶段）的奋斗目标几乎

只有一个：一切为了高考。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倾向已风靡整个社会，成为社会共患之症。

一所小学，曾将学生们的书包称了一下，书包重量在孩子们升到三年级后越发急剧上升，三、四、五、六年级学生的书包平均重量已分别达到五斤、五点五斤、六斤左右，最重的竟达12斤；沉沉的书包带竟把青少年稚嫩的肩膀勒出了一条条泛红的血痕，使许多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姥姥吓得闭上眼睛，一迭声地呼叫着：“可怜的小宝贝，小心肝……”家长们心疼得直摇头。

从某种角度完全可以说书包沉重的份量，正是学生们沉重作业负担的一种象征。沉重的作业负担，事实上已成为时代可怕的隐患。

重在哪儿？笔者调查了一下，现在学校里加班加点补课、题海战术、模拟考试，超“大纲”的行动几乎成为中小学普遍现象。这林林种种的作业、考试，把孩子们的休息、睡眠、游戏、欢乐统统被挤到了十分可怜的窄小天地里，如同把人放在空气稀薄的山岭，一个个要为正常的生存而苦苦挣扎。有个12岁的少女，做完30道算术题、抄写生字词40遍后，含着疲惫的泪花对看电视的爷爷、奶奶说：“你们退休了，真舒服，我真羡慕你们，我什么时候退休就好了！”说完还长叹一声，脚也没洗，就蜷缩在沙发上沉沉地睡着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名叫铭龙，今年刚满5足岁，已经一年级了。父母望子成龙心切，早在襁褓中就对其施行超前教育了。父母四处奔走，利用关系，终将铭龙提前一年送到一家

名牌小学就读。殊不知本来一个聪颖活泼好动的骄子，进了小学后却变得沉默寡言了。他的成绩虽然名列前茅，父母如愿了，可是这孩子却变得沉默寡言痴痴呆呆了，加上一副小眼镜，更显得还未长大便衰老了。父母后悔不迭已是晚矣。

更令家长震惊的是在一个细雨朦胧的早晨，铭龙与班上8名同学背着书包，溜出教室，来到他们曾经呆过的幼儿园门口，依恋不舍地看着小朋友们在欢快地做游戏，触景生情，不约而同地哭了起来。

哭声引来了许多围观的路人，曾教过他们的幼儿园许老师闻讯赶来，待问清缘由后，她摸着孩子们食指骨节间磨起的厚茧，不由地落下同情的泪水。作为园丁，她也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只能深深地叹息。

当地一家报纸披露此事，冠以“8名儿童不堪繁重学业，齐聚幼儿园内痛哭秦庭”的醒目标题，还编发了“编者按”。未曾料到该校的校长竟亲至报社递交“抗议书”，责怪报社不鼓励孩子们学习，是不懂教育人讲的“外行话”。真是荒谬透顶，如若神州大地全是这种颠倒黑白的教育“行家”，试问，用这样的行家来管理学校、教育孩子，那么我们不了多久，未来希望所在的少男少女不变成吃书的机器人，就会变作会背书的呆人儿。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各种人才又到哪儿去寻找？

呜呼！本应无忧无虑，充满七色阳光的少年儿童，由于过多的考试、名目繁多的作业、片面追求的升学率，已使他们濒临愁不忍言，苦不堪忍的境地了。我想，那些目中无人、心中只有分

的教育“行家”，历史将使他无颜奢谈如何如何教育孩子。

1987年12月21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武镇，年仅9岁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夏斐，因期末考试两门课成绩低于90分，并隐瞒了家长，竟被亲生母亲活活殴打致死，这出令人痛心疾首的“夏斐事件”，不正说明我们的基础教育存在的片面追求分数、追求升学率的积弊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了吗？

“救救孩子”这是50年前鲁迅悲怆的呼吁，可叹可悲的是50年后，我们又要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断指之锤

公园对面有所中学，按约定俗成，它属于二类学校——被少男少女时髦的称作“第二世界”。去年由于全校30%的毕业生考上大专，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嘉奖，今年他们决心让升学率再翻一番。为此，95%以上的人都相信最有效的措施是：加班、加点、加作业！

正值期中考试前几周，各门学科教师更是你追我赶地给学生补课加作业。也许，作为一科不算多，如果所有学科集中到一块儿，就不得了啦！施大宝是个生着一张娃娃脸的学生，这天，他面对老师不无幽默地说：“如今涨价成风，连作业也涨价了！”

戴着变色近视镜的胡老师，今年40多岁，在教学上颇有一手，她直勾勾地望着他一眼：“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今天这20道代数作业题非常重要，一定要认真做。”她扫了大家一眼，放慢、加重了声音，“明天，我发现谁少一题就罚十题！”

“老师，我不能完成作业。”一个

剃着小平头、满脸愁样的沈默，把右手举得高高的。

“为什么？”

“你看，我手指骨折了！”老师的眼光落在他裹着白纱布和夹板的右手上，无奈地垂下眼皮。

“你小子有福气。”

“唉，要我手指也断了多好。”

“……”

不少同学投过嫉羨的目光。沈默自鸣得意地撇撇嘴。

第二天，施大宝的指头裹上纱布夹板。

第三天，指头骨折者一下子达到六人。其中，还有两名女生。

“怎么指头全断了？”胡老师有点狐疑又有些气愤地问指残者。

“写作业累了，就学习小鹿纯子，练几下倒立，恢复恢复精神，不小心就……”施大宝答得最爽快。

胡老师觉得这事蹊跷，就派贴心的科代表明察暗访。

科代表的侦察没有效果，大家都知道她是老师的“私人侦探”，对她不能不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

好几天没有谜底，老师仍不甘心。

学校后门的居委会有个桌球摊，整天聚集着一屋子青少年。沉默的好朋友吴笑是桌球迷，这天偏偏遇上敌人，连输了十局，站在一旁看球的沈默也气得直跺脚，骂他笨蛋。最后他实在忍不下这口气，对敌手吼了一声：“瞧我来制你！”他把白纱布和夹板扯掉，抓起球棍就打。恰巧正被“私人侦探”看见了。第二天就向女教师举报此“案”。

手指骨折者全被带到威严的校长室，校长脸涨得血红，瞪了大家一眼：

“全给我把纱布摘下来！”

一根根完好无损的手指，挨个儿排在办公桌上；一张张红的脸、白的脸上，那表情实在令人难堪。

“你们这样欺骗老师对吗？多做作业还不是为了你们！……”校长脸色铁青，声音颤抖着说不下去了。

如若我们再去翻动一下中国的古代历史，就会发现曾屡屡发生过为逃避劳役与壮丁之灾，不少人强忍痛楚，自残肢体。未曾想到这种被逼得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的自残作法，竟然被当今少男少女模拟、仿效。这种历史阴影的再现，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力促成？这个谜，使中小学老师以及关心教育的有志之士在惊愕之中绞尽脑汁，终究依旧无法说得明明白白：“断指之谜”仅仅是告诉我们学生在逃避作业么？显然不仅如此，这是难以用几句话说明清楚，或靠几条行政命令所能解决的。

作业 = 蜂皇浆

初二（1）班的刘丰，长得细皮嫩肉的，性情温和，说话还带点娘娘腔。他的成绩属中上水平。上小学时，老师没有注意纠正他抓笔写字的姿势，到了中学写起字来还象鸡啄米，速度总是快不了。因此，每天写作业总要拖到夜里十一、二点。比别人要慢许多。

最近，他曾几次跑到办公室，挨到老师身边，想请老师把一些纯属重复抄写的作业减掉，可是常常话到舌尖又咽了回去——他怕老师批评他怕艰苦。其实，他确实认为有不少作业纯属无效劳动。

有一次，他听见老师们在办公室里议论作业问题——

“没有大的作业量怎么出好成绩？”

张老师振振有辞。

“写作业就象吃人参蜂皇浆，假如我觉得课教的没把握，多给点作业，就跟蜂皇浆一样可以弥补营养的不足。”李老师旁征博引证实自己发现的是“真理”。

“现在当教师的没出卷子的权利，连单元测验都是全区统考，甚至还要我们流水批改，这样谁敢少布置作业呢？……”

哦，原来如此！刘丰恍然明白。老师为什么布置这么多作业，他们这般相信作业的效益。

刘丰困惑了。

有一天，在外地当教育局长的爷爷出差路过这儿来看望他一家人。吃饭时，爷爷喝了几盅老酒，说话的腔调自然变得亲热温和起来，也变得更加真实、更加平易近人。刘丰一看良机已到，他赶忙从屋里取出书包，一下子跪倒在爷爷膝下，吓得爷爷不知所措：

“小丰，你这干什么？”

“爷爷，给你磕头了，我求您跟我们校长说说，让老师少布置点作业……”

“快起来，快起来，这个事我办不到，做学生的哪有怕写作业的，作业不多知识怎么巩固！”

“求求您，你摸摸我手指老茧有多厚！”

“你跪到明天，爷爷也没办法帮你。”

他只好快快地站起来，怒眼圆睁对着爷爷喊到：“以后，我再不崇拜你了！”

爷爷崇高的形象，在刘丰心中一下

子被作业题淹没。刘丰的黄金年龄也同樣被作业淹没了！

作业新法——复印机

绝了！

她自己找到了一个减轻作业负担的办法。

也只有她可以这样。

她最喜欢老师布置抄抄写写的作业，尤其是三遍、五遍的作业。难道，她不怕把手抄麻木了？难道，她会速记？不，她爸爸是轻工业局的办公室主任。就在他坐位后面那扇门里面，有一台相当高级的日本复印机。

她常常放学后来局里办公室写作业，乘爸爸不在，溜进那扇门里，甜甜地喊两声管复印机的小李阿姨，让她帮忙复印。然后在复印后的纸上勾勾划划就算完成了作业。

“你这小家伙怎么学会偷懒。”老师啼笑皆非地指着她的作业。

“老师，科学发明最终是要为人服务这不是您说的吗？”她依然笑嘻嘻地望着老师。

“这不叫服务，这叫害自己。”

“害我的不是复印机，是这么多的作业。”

老师火了：“什么话，复印的作业不算。”

“算不算由你，反正我们这些学生也早变成写作业的复印机了！”

老师哑然了，心里却叫道：“可怕！实在可怕！现在连小孩都学会你有政策，他有对策了！”

一天天天要回家找作业本的学生

中学生爱相互间取绰号，人所皆

知。什么“大头”、“小耳朵”、“查理二世”、“匪兵甲”，无所不包，无所不有，要说全为取笑别人也不尽然，有些绰号确实表示一种“亲热”。

李小奇怎么有了个“拖拉机”绰号，是老师、同学取笑他还是表示亲热呢？

李小奇的头发几乎从不梳理，乱蓬蓬像刺猬，细细的眼皮耷拉着像没睡醒似的，跟谁说话都是慢节奏，时常你非喊他三声，他才答应，这个人总让人觉得他身上少一把火，或者说体温低两度。

“李小奇，你怎么又不交作业？”

“忘了。”

“快交。”

他弯下身子，在书包里正儿八经地翻着，如果老师不催一声，他会不声不气地一直从上课翻到下课。

“怎么还没找到，你没做吧？”

“做的……丢在家里了。”

“你回家去拿。”老师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想，“又撒谎了。”

他家离学校很近，所以老师才让他回去拿。然而，三百米的路程，他至少要花去一节课时间。等他来到学校，准是另一节课了。也没人再要他交作业，他也不对任何人说回家找作业本的结果。等到一节课后，甚至半天、一天后老师才又想起回家拿作业本的李小奇，跑来找他，他不是说：妈妈把钥匙带走了，就是说爸爸昨晚检查作业后不知放哪儿了？老师知道他在撒谎，便当面戳穿他的鬼花样，他却若无其事，苦丧着脸，绝不承认自己没写作业。

老师拿他没办法。

他说自己记性差得没法治。